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金佗稡編卷五

宋 岳珂 撰

行實編年二

建炎四年庚戌歲年二十八

破羣賊戰常州擒少主貝勒李渭復建康府獻俘行在賜袍鎗鎧帶鞍馬平戚方轉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除通泰州鎮撫使戰承州擒高太

保阿主貝勒等賜金注椀盞戰北炭村戰柴墟

鎮戰南霸塘

春正月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屬官趙九齡來迎先臣欣然從之且欲據城堅守扼敵人歸路以立奇功會城陷未及行郭吉在宜興擾掠吏民令佐聞先臣威名同奉書以迎且謂邑之糧粮可給萬軍十歲先臣得書遂赴宜興甫及境吉已載百餘舟逃入湖矣先臣即遣部將王貴傅慶將二千人追之大破其衆毆其人船輜

重以還時又有羣盜馬皐林聚等精鋭數千先臣遣辯士説之盡降其衆有號張威武者不從先臣單騎入其營手擒出斬之收其軍常之官吏士民棄其産業趨宜興者萬餘家邑人德之各圖其像與老稚晨夕瞻仰如奉定省曰父母之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難又相帥即周將軍廟闢一堂祠之邑令錢諶為之記夏四月金人再犯常州先臣邀撃四戰皆捷擁溺河死者不可數計擒女真萬戶少主貝勒漢兒李渭等十一人復尾襲之

於鎮江之東戰屢勝詔令就復建康乃親將而往二十五日戰于清水亭金人大敗僵屍十五餘里斬耳帶金銀環者一百七十五級擒女真渤海漢兒軍四十五人獲其馬甲一百九十三副弓箭刀旗金鼓三千五百一十七事五月烏珠復趨建康先臣設伏於牛頭山上待之夜令軍衣黑衣混敵中擾其營敵人驚自攻擊終夜不已益遯辛於營外伺望先臣復潛令軍盡銜枚於其側伺其往來盡擒之初十日闕　於龍灣要索城中

金銀綵帛騾馬及闕　先臣以騎三百步卒二千人自牛頭山疾馳至南門新城設寨遂戰大破烏珠凡其所要獲負而登舟者盡以戈殪其人於水溺填委於岸者山積斬禿髮垂環者三千餘級僵屍十餘里降其卒千餘人萬戶千戶二十餘人得馬三百匹鎧仗旗鼓以數萬計牛驢輜重甚衆烏珠遂奔淮西先臣乃入城撫定居民俾各安業敵無一騎留者六月獻俘行在所上詢所俘得二聖音問感慟久之先臣奏曰建康為國家

形勢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比張浚欲使臣守鄱陽備
敵人之擾江東西者臣以為敵若渡江必先二浙江東
西地僻亦恐重兵斷其歸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
拱護腹心上嘉納之賜鐵鎧五十副金帶鞍馬鍍金鎗
百花袍褒嘉數四初叛將戚方掠亳成軍老稚以歸成
責之方陽謝約成盟還所掠成不悟而往方伏壯士殺
之併屠其家成死其部曲相率歸于先臣廣德守臣亦
奉書以方之難來告會有詔命先臣討之先臣以三千

人行寨于苦嶺方時發兵斷官橋以自固先臣射矢橋柱方得矢闕　遂遣先臣命傅慶等追之不獲俄益兵來先臣自領千人出凡十數合皆勝復遣先臣窮追不已方生路垂絶知必為先臣所擒張俊後來會師方乃間道降俊俊為先臣言聽之乃出拜方號泣請命俊力為闕　招討有命飛固當稟從然飛與方同部將而方遽叛去固嘗遣人以逆順喻之不聽屠掠生靈騷動郡縣又誘殺凰將而屠其家且拒命不降比

諸免為甚此安可貰俊再三請先臣呼方謂之曰招討既赦汝一死宜思有以報國家方再拜謝立于左當廣德之戰也先臣身先士卒方以手弩射先臣中鞍先臣納矢於箙曰他日擒此賊必令折之以就戮至是取矢畀方方寸折惟謹先臣與俊皆大笑方流汗股慄不敢仰視於是强敵盜賊之在近境者或殺或降時有删定官部緯者上書廟堂言先臣驍武沈毅而恂恂如諸生頃起義河北嘗以數十騎强險據要却强敵萬人之軍

又嘗於京城南薫門外以八九百人破王善張用五十萬之衆威震夷夏而身與下卒同食民間秋毫無擾始慮金人留軍江南牽制官軍大為東南之患則奮不顧身克復建康為國家奪取形勢咽喉之地使强敵掃地而去無一騎留者江浙平定其誰之力歷數功效無慮數千言廟堂以其書奏上於是有意超擢秋七月宰臣范宗尹奏事因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岳飛可用上曰飛杜充愛將充於事君失臣子之節而能用飛有知人

之明猶可喜也遷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先臣以公牘中省辭通泰之命願以母妻并二子爲質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招集兵馬掩殺金兵復收本路州郡乘伺機會迤邐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庶幾得快平生之志晝臣子之節報聞八月金人攻楚州急簽書樞密院趙鼎遣張俊援之命先臣隸俊節制俊辭曰敵之兵不可當也趙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

鼎再三辨俊亦再三辭鼎奏上曰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俊復力辭乃詔先臣率兵腹背掩擊令劉光世遣兵而以先臣既隸光世節制上數令人促光世親率渡江光世將行幙下或止之遂已上聞之乃顧鼎曰移文不足以盡意卿可作書與光世詳言之鼎遂移書光世又不行闕時闕 詔先臣而先臣方自行在歸宜興闕程吏部赴鎮烏珠之知也十九日先臣闕 興闕十三日軍至江陰俟舟未濟先臣聞警輕騎而先二十

六日入泰州未視篆籍郡中敢死士及部押使臣効用責其從軍願否狀盡收其馬置之教場集射于其中中的多得自擇一馬訖射得百人以賜甲五十副并作院甲五十副予之分為四隊常置左右九月初二日入治所初三日復出屯初九日軍既畢濟即日引兵屯三光宗皇帝嫌諱為楚聲援二十日遂抵承州轉戰彌月三戰皆大捷殺其大酋高太保擒女真契丹渤海漢兒軍等又俘阿里貝勒及琳沁阿濟罕拜達勒富色呼酋長七十餘

人送行在上賜札曰卿節義忠勇無愧古人所至不擾民不知有兵也所向必克寇始畏其威也朕甚嘉焉今方國步艱難非卿等數輩朕孰與圖復中土耶賜卿金注椀一副盞十隻聊以不永懷也金人既陷承楚詔光世措置保守通泰時先臣在承州泰州盜起王貽寇城東張榮寇城北於是先臣得還守通泰之命乃旋師自北炭村至柴墟屢戰皆大捷死者相枕藉諜報金人併兵二十萬將取通泰俄已破張榮芰城光世復違詔不

遣援兵先臣以聞冬十一月有旨泰州可戰即戰可守即守如其不可且於近便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先臣顧敵勢盛泰無可恃之險初三日全軍保柴墟戰于南霸塘金人大敗擁入河流者不可勝計相持累日而泰州為鎮撫使分地不從朝廷應副糧餉乏絕封敵屍以繼廩初五日乃下令渡百姓于陰沙先臣以精騎二百殿金人望之不敢逼遂屯江陰時劇賊李成自號李天王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十餘州連兵三十萬有

席卷東南之意遣其將馬進犯洪州十二月上命張俊為江淮招討使

紹興元年辛亥歳年二十九

討李成戰生米渡戰筠州城東戰朱家山斬趙萬等戰樓子莊殺馬進孫建降其衆降張用及一丈青充神武副軍統制轉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擒姚達饒青陞神武副軍都統制

春正月俊入辭盛言李成之衆上曰成兵雖衆不足畏

因諭俊以為今日諸將獨汝無功俊遽曰臣何為無功
上笑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彦卿殆不如也俊恐悚
承命而退退而畏縮自度必不可勝思諸將惟先臣為
謀勇乃請以先臣軍同討賊詔許之二月先臣至鄱陽
與俊合兵三月初三日次洪州賊連營西山王師不得
渡諸將莫當其鋒俊大懼名先臣問曰俊與李成前後
數戰皆失利君其為我計之先臣對曰甚易也賊貪而
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

必矣飛雖不才願為先鋒以行俊大喜從之初九日先臣身披重鎧先諸軍躍馬以濟衆皆駭視須臾以次畢渡觀者以為神乃潛出進軍之右先臣首突賊陣所部從之賊大敗降其卒五萬先臣追之二十五里及河度土橋纔數十騎而橋壞後騎莫能進進引軍五千回攻先臣先臣以一矢殪其先鋒之將麾騎突前進軍望風皆曳兵又大敗俊呼壕寨吏治橋後騎亦至進遂走筠州先臣以軍屯筠城東十一日賊復引兵出城布列橫

亘十五里先臣以紅羅為幟刺白岳字於上平明領所擇馬軍二百人建旗鼓而前賊易其少搏之伏發大敗走先臣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即坐卸衣甲當不汝殺賊應聲坐者八萬人死者無數擇所獲鎗刀衣甲器仗之堅全者東之令降卒負挈隨軍其敝者置于筠之州娭分隸降軍三日乃畢進以餘卒奔李成所成時在南康之建昌先臣夤夜引兵銜枚至朱家山偃兵伏幟於茂林待之進至伏兵一鼓出林賊衆大敗殺獲步兵五千

人斬其將趙萬等進引十餘騎先走僅以身免成怒自引兵十餘萬來先臣遇之于樓子莊引軍合戰大破成軍降其卒二萬餘人獲馬二千匹追之由武軍至江州道中殺及降凡三萬人成自獨木渡趨蘄州先臣以馬軍追之渡步軍于張家渡以夾擊之殺馬進孫建及酋領甚衆成軍晝夜駭走不得休息飢困死者十四五至蘄州又降其卒萬五千人馬二千餘匹所棄器仗衣甲金帛無數成走降偽齊江淮以平相州人張用勇力絶

羣號張莽蕩其妻勇在用右帶甲上馬敵千人自號一丈青以兵五萬寇江西俊名先臣語曰非公無可遣者問用兵幾何先臣曰以飛自行此賊可徒手擒俊固以步兵三千益之先臣至金牛頓兵遣一卒持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人忠以告汝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則出戰不欲戰則降降則國家録用各受寵榮不降則身隕鋒鏑或係累歸朝廷雖悔不可及矣用與其妻得書拜使者曰果吾父也敢

不降遂俱解甲先臣受之以歸俊謂諸僚佐曰岳觀察之勇略吾與汝曹俱不及也繼又招降馬進餘黨之潰者數萬先臣汰其老弱得精兵萬餘人以歸俊俊奏功先臣第一秋七月充神武副軍統制命權留洪州彈壓盜賊冬十月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為陷邵武軍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檄先臣分兵三千保建昌軍二千保撫州以洪州隣撫州建昌隣邵武也先臣使以岳字幟植城門且榜于境曰賊入此者死遊騎抄掠

者望見皆相戒以勿犯村氓樵蘇猶故民不知有盜十一月姚達饒清以萬餘人逼建昌先臣使王萬徐慶將建昌之軍討之擒青達於四望山十二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 原闕

曰先臣至茶陵先遣兵趨郴及桂陽路伺成動息上又令察其受招與否為之進退先臣數以上意諭之成不聽乃上奏云内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盗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盗亦玩威不畏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上許之夏

閏四月入賀州境成置寨太平場先臣未至賊屯數十里按兵立栅會得成諜縛而坐之帳下省問先臣出帳名軍吏調兵食吏請曰糧且罄矣奈何先臣曰促之耳不然姑返茶陵以就餉已而顧見成諜捽耳頓足而入乃逸之諜至成軍盡以告成成大喜期明日追先臣軍是夜先臣命士蓐食夜半悉甲趨遶嶺初五日未明已破太平場寨盡殲其守隘之兵而焚毀之成大驚明日進兵距賀城二十里成募願戰賊兵三萬夜半據山之

險迎捍官軍先臣麾兵掩擊賊衆大潰追至城東江岸成奔桂嶺路上復賜詔令不以遠近追捕又以暑月暴露之苦令學士院降勑書撫諭先臣進兵趨桂嶺其地有北藏嶺上梧關蓬嶺號為三隘成先引兵據北藏嶺上梧關以待先臣成自喜以為得地利後來者莫能奪先臣至成以都統領王淵迎戰先臣麾兵疾馳不陣而鼓淵軍大潰復殲其守隘之卒奪二隘而據之成急遁去十三日成復選鋭將自北藏嶺夾擊官軍先臣以兵迎

之成敗斬一萬五千餘級獲其弓箭刀鎗等無數成又自桂嶺置寨至北藏嶺綿亘六十餘里所據皆山險河澗道路隘狹人馬不得並行成自守蓬嶺嚴備特甚是時賊衆十餘萬皆河北河東陝右之散卒驍勇健鬬先臣所部纔八千人而騎兵最少視成軍十不及其一十五日先臣進兵蓬嶺分布嶺下日及未一鼓登之成軍四潰所殺及掩擁入河者不知其數成自投嶺下得駿馬而逃先臣舉其寨盡有之凡鎗刀金鼓旗幟無遺者

奪其被虜人民數萬人歸之田里擒其將張全成竄連州先臣名張憲王貴徐慶謂之曰曹成敗走餘黨盡散追而殺之則良民脅從深可憫痛然縱其所往則大兵既旋復聚為盜吾今遣若等三路招降若復抵拒誅其酋而撫其衆謹毋妄殺以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陽招之降者二萬與先臣會于連州先臣用其酋領而給其食降民大喜乃益進兵追成成懼甚走宣撫司降有郝政者率衆走沅州首被

白布自稱為成報雠謂之白頭巾已而為張憲所擒其將楊再興走躍入澗中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先臣見再興奇其貌命解其縛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拜謝後卒死國事為名將嶺表悉平時以盛夏行煙瘴之地登山涉險衝冒炎暑賊兵以疾死者相繼而官軍無一人疫癘者惟死敵之兵纔一二人說者以為先臣忠義所致六月十一日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都統制制辭有許

國忠誠馭衆訓整同士卒之甘苦致紀律以嚴明之語初有旨命先臣平曹成日赴行在尋以江州係控扼要地合屯重兵令先臣將帶本部并韓京吳錫軍屯于江州比入江西界准本路安撫大使李回牒令招殺馬友下郝通賊馬先臣遂至筠州降之除揀放外得精兵一萬八千人因奏所得兵可以防江其韓京吳錫軍更不須起發乃以京錫撥隸荆湖廣南宣撫司時馬友復犯筠州城西防隘之兵望風潰散守臣已徒步出境及聞

先臣軍來友遽逃去軍至江州劉忠之餘黨四千餘人
寇蘄之廣濟縣又李通已受招安在司公山不肯出令
先臣掩捕悉平之於是李回奏乞以舒蘄光黃接連漢
陽武昌一帶盜賊並委先臣招捕十一月亡將李宗亮
誘張式以所部兵叛

紹興三年癸丑歲年三十一

平李宗亮賜金蕉酒器討虔寇擒彭友等平固
石洞入虔州斬十大王等擒高聚擒張成名赴

行在賜袍帶鞍馬弓箭等賜宸翰精忠旗除江
西沿江制置使改江西制置使兼舒蘄州改神
武後軍統制
春正月宗亮式夜至筠州焚毁居民殺劫甚衆先臣遣
徐慶傅選軍捕滅之二月上遣鄭莊齎賜先臣金蕉酒
器如賜韓世忠禮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臣到
洪州採訪物論皆謂岳飛提兵素有紀律人情恃以為
安今岳飛將帶軍兵前赴行在竊恐民不安業盜賊無

所鎮壓復至猖獗乃不果行又賜李回親札令擇本路盜賊熾盛處專委先臣是時虔吉二州之境盜賊羣起吉州則彭友李動天為之魁及以次首領號為十大王虔州則陳顒羅閑十等各自為首連兵數十萬置寨五百餘所表裏相援捍拒官軍分路侵寇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潮邵武諸郡縱横來往兇焰方赫於是李回奏吉寇彭友等為亂乞專委先臣廣東宣諭明橐亦奏虔賊為二廣患採之南方物論皆言岳飛所部

最為整肅所過不擾若朝廷矜憫遠人特遣岳飛軍來則不惟可除羣盜而既招復叛如劉櫟輩亦可置之隊伍繼以紀律使之為用又知梧州文彥明奏虔州鹽寇入廣東劫掠乞委先臣討捕劉大中亦連奏以先臣為請上始專以虔吉寇付先臣夏四月先臣至虔州聞彭友等立柵于固石洞儲蓄甚富先臣遣吏伺其實乃巳離固石洞悉其兵至雩都侯官軍且宣言曰人言岳承宣智勇為天下第一我今破之岳承宣且敗他人若我

何吏回報先臣笑遣辯士二人造之開諭禍福說之以降賊曰為我語岳承宣吾寧敗不肯降毋以虛聲恐我也遂與戰友等方躍馬驅突示其驍勇先臣麾軍擊之擒友等於馬上餘酋散走賊衆橫屍滿山谷獲衣甲器械無數奪其被虜老弱二萬餘人縱歸田里餘酋復退保固石洞洞之山特高四環皆水登山僅止一徑勢甚險阻先臣頓兵瑞金縣領千餘騎至固石洞復遣辯士說之曰汝誠衆且險能保不敗耶敗而後降吾不汝貰

矣降即亟降毋自速辜賊衆不聽曰茍能破山寨而降
吾黨雖死尚何憾先臣乃列馬軍於山下皆重鎧持滿
黎明遣死士三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山下鳴鼓呼譟
賊莫測多寡棄山而下見山下皆為列騎所圍於是疾
呼丐命倉卒投墜而死者甚衆先臣乃令軍中毋殺一
人賊衆悉下山投降或曰說之不我聽何以貸為請盡
戮之先臣戚然良久曰此輩雖兇頑然本愚民耳殺之
何益且主上既赦其人矣不然何以成主上之美命籍

其金帛之藏盡入備邊激賞庫擇降民之勇鋭者隷諸
軍餘悉縱之田里下令使各安業耕種逃民盡還遣徐
慶等將兵授以方略捕諸郡賊以次敗降是役也擒賊
大小首領五百餘人一無遺類初廟堂以隆祐震驚之
故有密旨令屠虔城先臣既平諸寇乃駐軍三十里外
上疏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連請不已上乃為之曲
宥就詔先臣裁决六月先臣始入城論因擇諸酋罪之
尤者數人各置之法餘悉稱詔貰之市不易肆虔人懽

聲如雷至今父老家家繪而事之遇諱日則裒金飯僧于梵舍以為常雖更權臣之禍亦不變時又有劉忠之將高聚犯袁州先臣遣王貴擊之擒高聚及其徒二百餘人降其衆三千殺其偽統制方失其名張成亦以三萬人犯袁州陷萍鄉復遣王貴擊之成敗走王貴奪其寨焚之殺死甚衆俘五原闕

其威聲十八日有旨諭先臣其目有三一令先臣於江州興國南康一帶住劄江西諸屯軍馬許遇緩急抽差一江上有軍期急速與制置會議不及許一面隨宜措置一舒蘄兩州增隸先臣節制二十日賜銀二千兩犒

所部將士二十一日改除江南西路制置使二十四日除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二十七日以李山軍馬隸先臣二十九日改差神武後軍統制依前制置使冬十一月令王瓔折彥質遣吳全吳錫兩軍並聽先臣節制十二月以李橫牛臯隸先臣是時偽齊使李成合金國兵五十萬大舉南寇攻陷襄陽府及唐鄧隨郢州信陽軍故鎮撫刺史如李橫李道翟琮董先牛臯等俱失守偽齊於每郡俱置偽將又有湖寇楊么與偽齊文結欲

分車船五十艘攻岳鄂漢陽蘄黄順流而下李成以兵三萬益楊么舟師自提十七萬由江西陸行趨兩浙楊么會合朝廷患之始命於江南北岸水陸戰備處常為待敵計又命於興國大冶通洪州之路措置隄備多遣間探日具事宜以聞又命防拓鄂黄等州及漢陽軍又於下流鄂岳備賊營之潛渡為寇者據紹興四年四月四日權知岳州劉愿申事宜狀

一日先臣與幕中人語論及三寇或問將何先先臣曰先襄漢襄漢既復李成喪師而逃楊么失援矣

第申嚴下流之兵以備之然後鼓行

金佗稡編卷五

金佗粹編卷六

宋 岳珂 撰

行實編年三

紹興四年甲寅歲年三十二

兼荆南鄂岳州復郢州斬京超劉楫復隨州斬王嵩戰襄江復襄陽府戰新野市起營田敗劉合貝勒降楊德勝復鄧州擒高仲賜銀合茶藥

復唐州復信陽軍屯鄂州除清遠軍節度使戰

唐州

春三月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先臣乃奏乞復襄陽六郡以為今欲規恢不可不爭此土宜及時攻取以除心膂之病上以諭輔臣趙鼎奏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於是即以親札報之曰今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六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孝宗皇帝嫌諱無出李横舊界畫一之目以湖北帥司統制官顏

孝恭崔邦弼兩軍並荆南鎮撫使司馬軍並隷節制及諸州既復並許隨宜措置差官防守如城壁不堪守禦則移治山寨或用土豪或用舊將牛臯等主之夏四月令神武右軍中軍各選堪披帶馬百匹遣使臣岳級部付先臣二十五日上以金束帶三賜先臣將佐五月除黄復州漢陽軍徳安府制置使提兵至郢州偽將京超驍勇武悍號萬人敵雜番漢萬餘人軍勢大張先臣渡江至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帥復舊境不涉此江初

五日抵城下先臣躍馬環城以策指東北敵樓顧謂衆曰可賀我也超乗城拒敵先臣使張憲就問之曰爾曹本受聖朝厚恩何得叛從劉豫超謀主劉楫出應之曰今日各事其主毋多言也先臣怒甚時軍正告糧乏先臣問糧所餘幾何曰可再飯先臣曰可矣吾以翌日巳時破賊黎明鼓衆薄城一麾並進衆皆累肩而升超迫於亂兵投崖而死殺敵卒七千人積屍與天王樓俱高劉楫就縛至前先臣責以大義南鄉斬之遂復郢州於

是遣張憲徐慶復隨州敵將王嵩聞憲慶至不戰而遁退保隨城未下先臣遣牛臯裹三日糧往糧未盡而城已拔執嵩斬之得士卒五千人遂復隨州先臣領軍趨襄陽李成聞先臣至引軍出城四十里迎戰左臨襄江王貴牛臯等欲即赴賊先臣笑謂貴等曰止此賊屢敗吾手吾意其更事頗多必差練習今其踈暗如故夫步卒之利在阻險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於江岸右列步卒於平地雖言有衆十萬何能為於是舉鞭

指貴曰爾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騎兵指臯曰爾以騎兵由成之左擊步卒遂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不能支退擁入江人馬俱墜激水高丈餘步卒之僨死者無數成軍夜遁復襄陽府駐軍城中偽齊益李成兵屯襄江北新野市號三十萬欲復求戰先臣先遣王萬提兵駐清水河以餌之先臣繼往六月五日賊悉其衆衝突官軍萬與先臣兵夾擊敗之六日復戰又敗之使萬追擊橫屍二十餘里上賜札曰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

獲勝捷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小耳朕甚慰焉嘗降親札令卿條具守禦全畫之策若少留騎兵恐復為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疲勞乃自困之道卿必有以處焉先臣奏曰臣竊觀金人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人累年之間貪婪横逆無所不至令所受惟金帛子女志已驕惰劉豫僭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不忘宋德攻討之謀正不宜緩苟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糧而後取之必

倍費力陛下淵謀遠略非臣所知以臣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民心効順誠易為力此則國家長久之策也在陛下睿斷耳若姑以目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若行營田之法其利為厚即今將已七月未能耕墾來春即可措畫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亦量駐兵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六萬為

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朝廷支降券錢為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朝廷微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秋夏則江水漲隅外可禦寇内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澀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于今所先在半速備糧食斟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今亦候糧食稍足即過江北雖僭偽賊勢衆多臣誓當竭力勦戮不敢少負陛

下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王瓊以大兵討楊么六萬之兵亦未及抽摘然營田之議自是興矣秋七月遂進兵鄧州聞李成與金人劉合貝勒陜西金齊之兵會聚于州西北置寨三十餘所以拒官軍先臣遣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横林路會合掩擊憲至鄧城外三十里遇敵兵數萬迎戰王萬董先各以兵出奇突擊敵衆大潰降執番官楊德勝二百餘人得兵仗甲馬以萬計劉合貝勒僅以身免敵將高仲以餘卒走退保鄧城閉門堅

守十七日先臣引兵攻城將士皆不顧矢石蟻附而上

一鼓拔之生擒高仲遂復鄧州上聞之喜謂胡松年曰

朕雖素聞岳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松年

對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敵及捷奏至後殿進呈上

曰岳飛籌略頗如人意令學士院降詔獎諭仍遣中使

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并問勞將佐犒賞有差二十三

日復唐州尋又復信陽軍擒偽知通凡五十人襄漢悉

平川陜貢賦綱馬道路至是始通行無阻焉襄漢既平

先臣辭制置使乞委任重臣經畫荆襄上賜詔不許趙
鼎奏湖北鄂岳州屯駐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
而湖南二廣江浙亦獲安妥上乃以襄陽隨郢唐鄧信
陽並作襄陽府路隸之先臣尋移屯鄂州二十五日除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
軍統制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
户制詞略云身先百戰之鋒氣蓋萬夫之敵機權果達
謀成而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耕者不變振王旅

如飛之怒月三捷以奏功率寧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辟土慰我后雲霓之望拯斯民塗炭之中辭意甚寵又賜金東帶一九月烏珠劉豫稱兵七十餘萬林貴報山東二萬烏珠二部不計數趙進報劉豫起發十萬陳香千經等報宿遷縣兩次見一萬四千張斌報三太子與烏珠所領共十萬五千密院所奏諜報三萬又報馬安撫二千郭觀察七千三大王軍四十萬積而計之共當七十餘萬並據堂劄指揮聚糧入寇諜報警急二十一日令備軍馬舟船於衝要控扼之地分布防托時具諜探動息及備禦次第聞奏二十五日令照應荆襄控扼武昌一帶仍措置

楊么二十七日令體探的實嚴切隄備二十九日令凡
控扼處分遣官兵嚴密把截如有警急則鼓率將士極
力捍禦掩殺毋令透漏冬十月五日令疾速措置更遣
諜探日一具奏敵人侵淮急圍廬州上賜札曰近來淮
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下卿夙
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來朕非卿到終
不安心卿宜悉之先臣奉詔出師池州先遣牛臯渡江
十二月自提其軍趨廬州與臯會上遣李庭幹賜先臣

香藥且賜札撫問時金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臯以所從騎逆謂敵衆曰牛臯在此爾輩胡為見犯敵衆已愕然相視及展字幟與精忠旗示之敵衆不戰而潰先臣謂臯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臯追擊三十餘里敵衆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殺其都統之副及敵千戶長五百戶長數十人擒金齊兵八十餘人得馬八十餘匹旗鼓兵仗無數軍聲大振廬州遂平

紹興五年乙卯歲年三十三

入覲賜銀絹等除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陞都統制大破楊么降黄佐楊欽擒陳貫等斬楊么鍾儀擒黄誠劉衡賜銀合茶藥加檢校少保除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賜銀合茶藥

春二月先臣入覲上賜銀絹二千匹兩承信郎恩命一母封國夫人孺人封號二冠帔三眷禮甚厚賜諸將金束帶及牛皐以下二十九人并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

人各轉資受賞有差授鎮寧崇信軍節度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充荆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制詞有曰訖禮樂而厲廉隅德遜有君子之操援枹鼓而先士卒忠蹇匪王臣之躬又曰于疆于理威行襄漢之山川如飛如翰名動江淮之草木又曰萬騎鼓行震天聲於不測千里轉戰奪勇氣於方張力捍孤城係俘羣醜又以明堂恩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十二日除荆湖南北

襄陽府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招捕楊么楊么者鼎州鍾相之餘黨楚人謂幼為么故稱么云自建炎末相敗死么率其餘部居湖湘間其徒有楊欽劉衡周倫黃佐黃誠夏誠高老虎等數年間聚兵至數萬立相之子儀謂之鍾太子與么俱僭稱王官屬名號車服儀衛並擬王者居有三衙大軍所居之室稱曰內文書行移不奉正朔蹂踐鼎澧窺覦上流程 原闕

迎道之壺漿所至得其懽心斯以寛予憂顧

將至潭先遣使持檄至賊中招之先是鼎州太守程昌

禹遣劉醇荆湖南北宣撫使孟庾遣朱寔湖廣宣撫使

李綱遣朱詢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史安湖南及諸軍遣晁遇十七人郃州太守和璟亦累遣人招安皆為賊所殺至是所遣之使叩頭伏地曰節使遣某猶以肉餧飢虎也寧受節使劒不忍受逆賊辱先臣叱之起曰吾遣汝汝決不死使者起受命以行至其境望見賊巢即厲聲呼曰岳節使遣我來諸寨開門延之使者以檄授賊賊捧檄欽誦或問岳節使安否雖叛服之志未齊然皆不敢萌異意於是么之部將黄佐謂其屬曰吾聞岳節

使號令如山不可玩也若與之敵我曹萬無生全理不若速往就降岳節使誠人也必善遇我率其所部詣潭城降皆再拜先臣釋其罪慰勞之即日聞于朝擢佐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賞予特厚佐出復單騎按其部撫問甚至明日名佐使坐命具酒與飲酒酣撫佐背謂曰子真丈夫知逆順禍福者無如子子姿力雄鷙不在時輩下果能為朝廷立功名一封侯豈足道哉吾欲遣子復至湖中視有便利可乘者擒之可以言語勸者招

之子能卒任吾事否佐感激至泣再拜謝先臣曰佐受節使厚恩雖以死報佐不辭惟節使命乃遣佐歸湖中又有戰士三百餘人來降先臣皆委曲慰勞命其首領以官優給銀絹縱之聽其所往有復入湖者亦弗問居數日又有二千餘人來降先臣待之如初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與浚備語先臣所為謂浚曰岳侯得無有他意故玩此寇益欲預以奏聞如何浚笑曰岳侯忠孝人也足下何獨不知用兵有深機胡可易

測益慚而止夏四月黄佐襲周倫寨擊之倫大敗走殺死及掩入湖者甚衆擒其統制陳貴等九人奪衣甲器仗無數寨柵糧船焚毁無遺者佐遣人馳報先臣先臣即上佐功轉武經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統制任士安慢王璦令不戰先臣鞭士安一百使餌賊曰三日不平賊斬之士安乃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所見止士安等軍耳賊乃併兵永安寨攻之先臣遣兵設伏士安等戰垂困伏兵乃起四合擊之賊衆敗走

獲戰馬器甲無數又追襲過茍陂山所殺獲不可勝計

士安復移軍與牛皋屯龍陽舊縣之南逼近賊巢賊出

攻之官軍迎擊賊又敗走上賜札諭之曰朕以湖湘之

寇逋誅累年故特委卿為且招且捕之計欲使恩威並

濟綏靖一方聞卿措畫得宜朕甚嘉之五月有旨名張

浚還浚得詔謂先臣曰浚將還矣節使經營湖寇已有

定畫否先臣袖出小圖以示浚曰有定畫矣浚按圖熟

視移時謂先臣曰浚視此寇阻險窮絕殆未有可投之

隙朝廷方召浚歸議防秋盍且罷兵規畫上流俟來歲徐議之先臣曰何待來年都督第能為飛少留不八日可破賊都督還朝在旬日後耳浚正色曰君何言之易耶王四廂兩年尚不能成功乃欲以八日破君何言之易耶先臣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謂以水寇攻水寇先臣曰湖寇之巢艱險莫測舟師水戰我短彼長入其巢而無嚮導以所短而犯所長此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之將用敵人

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援使桀黠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覆亡猶反手耳飛請除來往三程以八日之内俘諸囚於都督之庭浚亦未信乃奏曰臣只候六月上旬若見得水賊未下即召飛前來潭州分屯潭鼎人馬規畫上流軍事訖赴行在先臣遂如鼎州六月二日楊欽受黄佐之招率三千餘人乘船四百餘艘詣先臣降先臣喜私謂左右曰黄佐可任也楊欽驍悍之尤者欽今乃降賊之腹心潰矣欽自東縛至庭先臣命解

其縛以所賜金束帶戰袍予之即日聞奏授武義大夫又命具酒使王貴主之禮遇甚厚及所部犒賞有差欽感激不自勝所部皆喜躍恨降晚先臣乃復遣欽歸湖中諸將皆力諫先臣不答越兩日欽盡說全琮劉詵等降未降者尚數萬先臣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并俘欽等其餘黨殺獲略盡惟楊么負固不服方浮遊湖上夸逞神速其舟有所謂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德山小德山大海鰍

頭小海鰍頭以數百計舟以輪激水疾駛如羽左右前後俱置撞竿官舟犯之輒破又官舟淺小而賊舟高大賊矢石自上而下而官軍仰面攻之見其舟而不見其人先臣取君山之木多為巨筏塞湖中諸港又以腐爛草木自上流浮而下擇視水淺之地遣口伐者二千人挑之且行且詈賊聞詈不勝憤爭揮瓦石追而投之俄而草木至積舟輪下膠滯不行先臣亟遣軍攻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拒矢石羣舉巨木

撞賊舟舟為之碎楊幺舉鍾儀投于水繼乃自仆牛臯投水擒幺至先臣前斬首函送都督行府偽統制陳瑫等亦劫鍾儀之舟獲金交床金鞍龍鳳箄以獻率所部降先臣亟領黄佐楊欽等軍入賊營餘酋大驚曰是何神也夏誠劉衡俱就擒黄誠大懼不知所為亟與周倫等首領三百人俱降牛臯請曰此寇逋誅罪不容數勞民動衆亦且累年若不畧行勦殺何以示軍威先臣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先惑於鍾相妖巫之術故相聚以為

姦其後乃阻於程吏部盡誅雪耻之意故恐懼而不降

日往月來養成元惡其實但欲求全性命而已令楊幺

已被顯誅鍾儀且死其餘皆國家赤子茍徒殺之非主

上好生之意也連聲呼謂官軍曰勿殺勿殺牛皐敬服

其言而退先臣請行諸寨慰撫之命少壯強有力者籍

為軍老弱不堪役者各給米糧令歸田有自請歸業者

二萬七千餘戶先臣皆給據而遣之又命悉賊寨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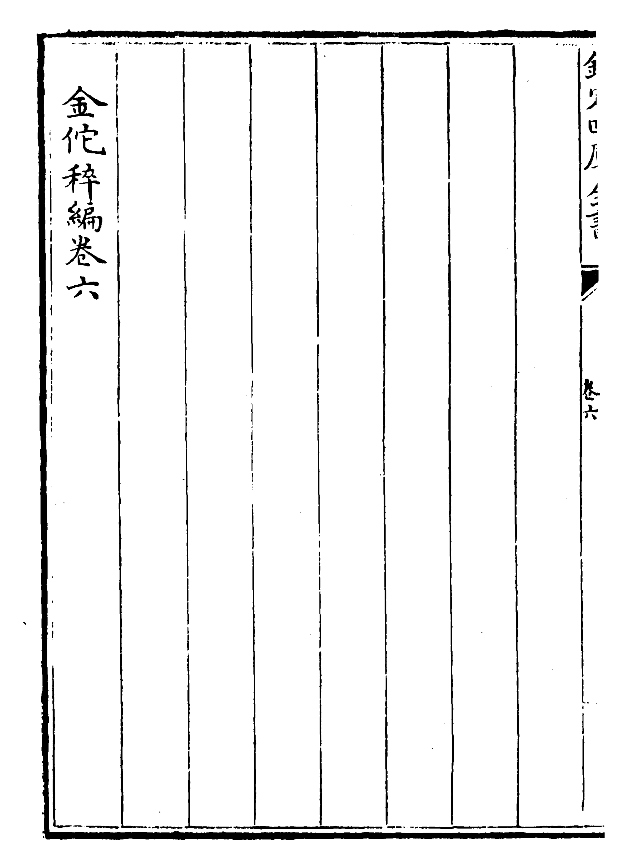
盡散之諸軍而縱火焚寨凡焚三十餘所揭牓於青草

洞庭湖上不數日行旅之往來居民之耕種頓若無事之時然湖湘悉平是役也獲賊舟凡千餘鄂渚水軍之盛遂為沿江之冠自其與浚言至賊平果八日浚歎曰岳侯殆神筭也即日上之朝上遣內侍一員至先臣軍前傳宣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及撫勞將士賜詔襃諭有曰湖湘阻深姦宄嘯聚曩命往伐用非其人輕敵寡謀傷威損重遂令葦寇久稽靈誅卿勇畧冠軍忠義絶俗肅將王命偸集長沙威稜所加已聞聲而震疊恩信既

著宜傳檄而屈降消時內侮之虞宣子不殺之武又賜札曰非卿威名冠世忠義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獲嘉靖使朕恩威兼暢厥功茂焉初有唐生居鼎州嘗與程昌禹論湖冦之險曰他人寨栅猶或可入如楊么寨則雖虎豹不可入也昌禹曰然則奈何唐生作俚語應之曰除是飛便會入去昌禹大笑曰世間豈有生肉翅人可使耶顧謂僚屬曰茲事當且止也又夏誠劉衡

等嘗自詑曰吾城池樓櫓如此欲犯我除是飛來至是始驗時有盧奎者作鼎澧聞見録述其事其末曰半月之間談笑以平羣賊使有船者不能遠去有寨者不能堅守幾於不戰屈人紀其實也有旨兼蘄黄州制置使以目疾乞解軍事上不許既而疾稍瘳先臣不復請強起視事又有旨令先臣軍以三十將為額八月二十二日有旨令先臣於襄陽府路復州漢陽軍鄉村民社置山城水寨處疾速措置備禦事務具已施行狀聞奏秋

九月加檢校少保食邑五百户實封二百户進封鄂國公制詞有曰得好生於朕志新舊染於吾民支黨内擒爭掀狡窟渠魁面縛自至和門服矢弢弓晝散潢池之嘯聚帶牛佩犢悉歸田里之流逋清湖湘累歲蕩泊之萌增秦蜀千里貫通之勢還軍鄂州益自奮厲日率將士閲習師徒軍容甚整張浚按視還朝以聞冬十月上賜詔褒諭十二月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十五日遣賜臘藥二十一日遣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



金佗稡編卷六

金佗稡編卷七

宋 岳珂 撰

行實編年四

紹興六年丙辰歲年三十四

梁興來兼營田使入覲賜金器移屯襄陽易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周國夫人姚氏薨降制起復下虢州寄治盧氏縣闕

破長水縣殲敵業陽闕　擒滿在

再戰孫洪澗闕　赴淮西大戰何家寨

闕　等闕　戰白塔闕　賜銀合

茶藥賜馬鞍鐵簡

春正月太行山忠義保社梁興等百餘人奪河徑渡至

先臣軍前先臣闕　上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功者

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敵情遂詔先臣闕　三月兼營田

使以都督行府議事至平闕　陳去行在所不遠願

一見天顔九日得旨引見面奏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舊屬京西南路乞改正如舊制又奏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上虛懐納之以李若虛為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公事又令湖北襄陽府路如有闕官自知通以下許先臣自擇强明清幹者闕

薦舉改官陞擢差遣其有蠧政害民闕

自對移放罷十九日闕賜闕二

百兩士卒犒賞有差都督張浚闕諸大帥浚於

座中獨稱先臣可倚闕命韓世忠屯承楚以圖淮陽劉光世闕州以招北軍張浚屯盱眙楊沂中爲浚後翼特命先臣屯襄陽以窺中原謂先臣曰此事君之素志也惟君勉之先臣奉命遂移屯京西三月易武勝定國兩鎮之節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制詞有曰洛都甫邇王氣猶在於伊瀍陵寢具存廟貌未移於鍾簴所以寓責望之意深矣先臣以宣撫重名自非郎廟近臣及勲伐高世者不可

委授上章力辭上賜詔曰漢高帝一日得韓信齋戒築壇拜為大將授數萬之衆雖舉軍盡驚而高帝不以為過與待絳灌樊酈輩計級受賞者有間矣豈非用人傑之才固自有體耶卿智勇兼資忠義尤篤計無遺策動必有成勲伐之盛焜燿一時豈止與淮陰侯初遇高帝比哉夏四月上命至武昌調軍丁周國夫人姚氏憂上遣使撫問即日降制起復勑本司官屬將佐本路監司守臣躬請視事賻贈常典外加賜銀絹千匹兩襄奉之事

鄂守主之先臣扶櫬至廬山連表懇辭乞守終喪之志上悉封還親札慰諭又累詔促起乃勉奉命復屯襄漢秋七月上命先臣凡移文敵境於宣撫職位中增河東二字及節制河北路五字八月遣王貴郝政董先攻虢州寄治盧氏縣下之殲其守兵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上聞之以語張浚等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山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興之來飛意甚堅十三日遣楊再興進兵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偽

順州安撫張宣贊（失其名）命孫都統（失其名）及其後軍統制滿在以兵數千拒官軍再興出戰斬孫都統擒滿在殺五百餘人俘將吏百餘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縣得糧二萬餘石以給百姓官兵於是西京險要之地盡復又得偽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先臣又遣至蔡州焚賊糗糧上賜詔褒之有曰進貔虎以憑陵戮鯨鯢於頃刻又曰長驅將入於三川震響傍驚於五路九月劉豫遣子麟姪猊

許清臣李鄴馮長寧以叛將李成孔彦舟酈師古合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諸將皆大恐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乞名先臣以兵東下欲令先臣獨攖其鋒而已得退保中外大震都督張浚聞之以書誡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遂言於上曰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力沮其議光世竟舍廬州退保釆石上憂之乃以親札付浚曰不用命者以軍法

從事俊光世始聽命還戰上猶慮其不足任復召先臣

初先臣自収曹成至平楊么凡六年皆以盛夏行師爲

炎瘴所侵遂成目疾重以母喪哭泣太過及是疾逾甚

所居用重帘蔽明不勝楚痛然聞詔即日啓行上聞之

遣醫官皇甫知常及僧中印以馹騎相繼至軍療治會

麟敗先臣至江州不違元詔冬十一月十九日奏至上

語趙鼎喜其尊朝廷誦司馬光通鑑名分之說以稱之

賜札曰聞卿目疾小愈即提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事

君於卿見之良用嘉歎今淮西賊遁未有他警已諭張浚從長措置卿更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平日之志也先臣奉詔遂還軍時偽齊於唐州北何家寨置鎮汝軍屯兵聚糧為窺唐計先臣遣王貴董先等攻毀之有偽五大王劉復擁兵出城迎敵初十日貴等遇之于大標木依山而陣衆幾十倍一戰俱北横屍蔽野直抵鎮汝軍焚其營而有其糧偽都統薛亨以衆十萬掠唐鄧來援貴

先嚴兵待之既戰陽北命馮賽以奇兵繞出其後亨果來追先回兵夾擊賊大敗生擒薛亨及偽河南府中軍統制郭德等凡七人殺獲萬計俘獻行在五大王以匹馬逃先臣即奏云已至蔡境欲遂圖蔡以規取中原上恐偽齊有重兵繼援未可與戰不許然貴等已至蔡城閉拒未下先臣使人返之貴等回至白塔李成率劉復李序商元孔彥舟王爪角王大節賈關索等併兵來絕貴歸路以馬軍迎擊賊兵盡敗追殺五里餘還至牛

躡賊復益兵追及之有數千騎方渡澗爲董先所擊盡擁入澗中積屍填谷得馬二千餘匹及衣甲器仗等降騎兵三千餘人賊兵之在蔡者望見官軍皆引遁上聞捷大悅賜札奬諭曰卿學深籌略動中事機加兵宛葉之間奪險松柏之塞仍俘甲馬就食糧糗登聞三捷之功實冠萬人之勇蓋申述商元等戰効也又遣内侍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十二月大雪苦寒上以先臣方按邊暴露手詔撫勞有曰非我忠臣莫雪大恥又遣賜馬

鞍四鐵簡二香茶藥等傳宣撫問名赴行在

紹興七年丁巳歲年三十五

入覲論馬扈從至建康除太尉除宣撫使陞營田大使論恢復大計論劉光世軍解兵柄復軍乞以本軍討劉豫論建都乞進屯淮甸計廢劉豫賜燕及茶藥等

春正月入見上從容與談用兵之要因問先臣曰卿在軍中得良馬否先臣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臣有二

馬故常竒之日噉芻豆至數㪷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寧餓死不受介冑而馳其初若不甚疾比行百餘里始振鬛長鳴奮迅示駿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爲馬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值復襄陽平楊幺不事相繼以死今所乘者不然日所受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爲馬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上稱善久之

曰卿今議論極進二月除起復太尉加食邑五百户實
封二百户制詞有積獲齊山俘累載道令行塞外響震
關中等語賞商虢等功也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三
月扈從至建康十四日以劉光世所統王德酈瓊等兵
五萬二千三百一十二人馬三千一十九匹隸先臣且
詔王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先臣乃數見上論恢
復之略以爲劉豫者金人之屏蔽必先去之然後可圖
因慷慨手疏言臣自國家變故以來從陛下於戎伍實

有致身報國復讎雪恥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陛下録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増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人誤蒙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尼雅滿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謂不以此時禀陛下睿筭妙

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絶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浸益難圖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陜府潼關以號名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陜右可以盡復至於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

爲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潁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虢略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退保上流敵必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鋭或待其疲敵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敵見上流進兵併力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敵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陛下還歸舊京或進

都襄陽關中唯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戶費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飢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使故地陷敵忠義之人旋被翦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陛下戒勑有司恪恭廼事俾臣得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方能濟此大事異時

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得歸故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歸田里此臣夙夜所自許者疏奏上以親札答之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閤命之曰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又賜親札曰前議已决進止之機委卿自專先發制人正在今日不可失也先臣復奏申述前志賜札報曰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爲請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

遂中興耶又令節制光州方淬礪將士將合師大舉進圖中原會秦檜主和議忌其成功沮之其議遂寢王德酈瓊之兵亦不復畀之矣夏奉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軍事時王德酈瓊之兵猶未有所付浚意屬呂祉乃謂先臣曰王德之爲將淮西軍之所服也浚欲以為都統制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先臣曰淮西一軍多叛亡盜賊變亂反掌耳王德與酈瓊故等夷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

不習軍旅不足以服其衆飛謂必擇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後可定不然此曹未可測也浚曰張宣撫如何先臣曰張宣撫宿將飛之舊帥也然其爲人暴而寡謀且酈瓊心素不服或未能安反側浚又曰然則楊沂中耳先臣曰沂中之視德等爾豈能御此軍事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先臣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然豈以得失爲計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山廬於周國夫人姚氏墓側浚怒以兵部侍郎張宗

元為湖北京西宣撫判官監其軍宗元日閲部伍乃心服先臣之能上時連詔促先臣還軍先臣力辭詔屬吏造廬以死請不得已乃趨朝既見猶請待罪上知其故優詔答之俾復其位而還宗元宗元歸復于上曰將帥輯和軍旅精鋭上則稟承朝廷命令人懷忠孝下則訓習武伎衆和而勇此皆宣撫岳飛訓養之所致上大悦賜褒詔曰想鉅鹿李齊之賢未嘗忘也聞細柳亞夫之令稱善久之先臣遂上疏曰逆豫逋誅尚穴中土陵寢

之祀皇圖偏安陛下六飛時廵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咸願伸鋤奮梃以致死于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兹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僅能自守以待敵不敢逺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臣待罪閫外不能宣國威靈致神州隔於王化强敵擾於宫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

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時上稟陛下睿筭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庶少塞瘝官之責以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人之情以曲直為壯老以逆順為强弱萬全之效兹焉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䟽奏御札報曰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事朕未甞一日敢忘于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鋭紀律修明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之副朕注意先臣奉詔將行乃復奏以為錢塘僻在海

隅非用武之地臣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帥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國威靈鼓行北向未報而酈瓊叛初先臣既還軍張浚竟用呂祉爲宣撫判官王德為都統制護其軍瓊果大譟不服訟德於浚浚懼乃更以張俊為宣撫使楊沂中為制置使呂祉為安撫使而召德以本軍還為都督府都統制瓊益不服擁兵詣祉執而斬之盡其衆七萬走偽齊報至中外大震浚始悔不用先臣言於是上

詔報先臣以兵叛之後事既異前遷都之舉宜俟機會

先臣復上奏云叛將負國臣竊憤之願進屯淮甸伺金

齊機便奮擊期於破滅降詔奨諭而不之許先臣奉詔

以舟師駐于江州為淮浙聲援得報敵已廢偽齊先是

六年先臣在襄漢豫兵連衂其爪牙心腹之將或擒或

叛屢不自振然依金人之勢尚稽靈誅先臣知尼雅滿主

豫而烏珠常不快于尼雅滿可以間而動是年十月諜報

烏珠欲與豫分兵自清河來上令先臣激厲將士以備

俄烏珠遣諜者至先臣軍為邏卒所獲縛至前吏請斬之先臣愕視曰汝非張斌耶本吾軍中人也引至私室責之曰吾鄉者遣汝以蠟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共殺之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帝已許我今年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矣然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偽齊同謀誅烏珠事曰八月交鋒我窮力相擊彼已不疑江上之約其遂矣事濟宋與齊為兄弟國因謂諜者曰汝罪

萬死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封股納書厚幣丁寧戒勿泄諜唯唯拜謝而出復名之還益以幣重諭之乃遣至于再三諜徑抵烏珠所出書示之烏珠大驚馳白其主於是清河之警不復聞豫以故得罪遂見廢奪先臣於是上奏謂宜乘廢立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上又遣江諮至江州就賜茶藥酒果及錫燕宣勞且賜御札嘉獎

紹興八年戊午歲年三十六

還軍鄂州備金人入覲論和議非計

春二月還軍鄂州復累請于朝秦檜難之令條具曲折先臣歷述利害以聞不報五月諜報金人駐兵京師順昌淮陽陳蔡徐宿等郡期以秋冬大舉南寇又分三路兵聲言欲迎敵岳太尉朝廷第令隄備命先臣明遠斥堠習水戰練閱軍實為待敵計不發兵深入先臣亦日夜訓閱更迭調軍屯襄漢備守而已秋召赴行在金人遣使議和將歸我河南地先臣入對上諭之先臣曰敵

情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議
上黙然宰相秦檜聞而銜之已而金使至和議決上復
親札歸功於先臣戮力練兵扶顛持危之效先臣不樂
謂幕中人曰他時安得有盟信耶

紹興九年己未歳年三十七

講和授開府儀同三司論敵情

春三月以復河南赦天下先臣表謝寓和議未便之意
有曰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

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制敵有經而要盟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末曰臣幸遇明時獲覩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十一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

邑五百户食實封三百户時三大帥皆以和議成進秩

等先臣獨力辭且於貼黄陳情曰臣待罪二府理有

當言不敢緘默夫敵情姦詐臣於面對已嘗奏陳竊惟

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

士謹備不虞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强敵事關國政不

容不陳初非立異於衆人實欲盡忠於王室欲望速行

追寢示敵人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冐昧而受將來敵

若叛盟似傷朝廷之體上三詔猶不受復温言奬激至

以卻轂守學祭公克已為稱不得已乃拜先臣益率士卒訓兵嚴備以虞旦夕之警分遣質信材辯者往伺敵情上方遣齊安郡王士㒟等謁諸陵先臣自請以輕騎從士㒟洒掃其實欲覘敵人之舋以誅其謀且上奏言敵人以和欵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為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寄之也秦檜知其旨即奏新復故地之初正賴大將撫存軍旅

賜詔褒諭而止之又勑先臣軍凡新界軍民毋得接納其自北而來者皆送還之所遣渡河之士悉令収隷毋得往來

金佗稡編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金佗稡編卷八

宋　岳珂　撰

行實編年五

紹興十年庚申歲年三十八

金人叛盟援劉錡議建儲加少保河南府陜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分遣諸將復西京曹陳鄭趙州潁昌府汞安南城

軍等復垣曲沁水翼城等縣戰曹州宛亭縣渤海
廟中牟縣京西黄河上西京河南府臨潁縣邵原
曲陽永安軍等殺呼紐郎君王太保阿布納千戸
李貝勒萬戸千戸等擒劉來孫等駐郾城大破烏
珠敗拐子馬五里店斬鄂爾多貝勒賜金盒茶藥賜
金千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賜錢二十萬緡戰小商
橋斬薩巴貝勒及千戸等大戰潁昌府城西斬夏
金吾及千戸等擒王松壽張来孫千戸阿里布田

瓘等賜錢二十萬緡駐朱仙鎮以背嵬破烏珠
烏珠奔京師韓諸陵烏珠棄京師班師乞致仕入覲
夏金人果叛盟犯拱亳諸州上大感先臣言以為忠五
月下詔命先臣竭忠力圖大計頒奇功不次之賞崇戰
士捐軀之典開諭兩河忠義之人結約招納賜御札曰
金人過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
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納等事
可悉從便措置若事體稍重合稟議者即具奏來時先

臣亦以得警報奏乞詰在所陳機密會劉錡據順昌抗敵告急于朝上亟命先臣馳援先臣奉詔即遣張憲姚政赴順昌復奏請覲上遣李若虛至軍賜札曰金人再犯東京軍方在境難以名卿還來面議今遣李若虛前去就卿商量又曰施設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遥度也先臣於是乃命王貴牛臯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提兵自陜以東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分布經略又遣梁興渡河會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調兵

之日命各語其衆人期以河北平乃相見又遣官軍東
援劉錡西援郭浩控金商之要應川陜之師而自以其
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熏衣盥沐閉齋閤子書上奏言
儲貳事其略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
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志初八年秋先臣因召對
議建儲事得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
喜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家人問其所以喜先臣曰獲
見聖子社稷得人矣其乞詣行在也葢欲面陳大計及

李若虚來先臣亦以機會不可失不復敢乞覲乃䟽言之上得奏歎其忠御札報曰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六月授少保兼河南府路陜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制詞有曰氣呑强敵壯自比於票姚志清中原誓有同於祖逖又曰舉素定之成謀攄久懷之宿憤嘉先臣之志在戰不在和也先臣益以無功辭不受上詔諭之曰卿陳義甚高朕所嘉歎第惟同時並拜二三大帥皆以次受命卿欲終辭異乎蘧伯玉之用心也先臣乃不敢辭

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及會合之士皆響應相繼奏功李寶捷于曹州又捷于宛亭縣荆𡋯殺其千户三人并大將呼紐郎君又捷于渤海廟閏六月張憲敗敵于潁昌府二十日復潁昌府先臣親帥大軍去蔡而北上以先臣身先士卒忠義許國賜札奬諭張憲遂進兵陳州二十四日破其三千餘騎翟將軍益兵以來復敗之獲其將王太保復陳州韓常及鎮國大王舍音貝勒再以六千騎寇潁昌二十五日董先姚政

敗之是日王貴之將楊成破敵帥滿都哈五千餘人于鄭州復鄭州二十九日劉政復刧之于中牟縣獲馬三百五十餘匹驢騾百頭滿都哈不知存亡秋七月一日張應韓清復西京破其衆數千牛臯傅選捷于京西又捷于黄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初二日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西京敵守李成王勝等以兵十餘萬走棄洛陽歸懷孟時大軍在頴昌諸將分路出戰先臣自以輕騎駐于郾城縣方日進未已烏珠大懼會龍

虎大王于東京議以為諸帥皆易與獨先臣孤軍深入將勇而兵精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其鋒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朝廷聞之大以先臣一軍為慮賜札報先臣俾占穩自固先臣曰敵之技窮矣使誠如諜言亦不足畏也乃日出一軍挑敵且罵之烏珠怒其敗初八日果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敵昭武大將軍韓常之兵逼郾城先臣遣臣雲領背嵬遊弈馬軍直貫敵陣謂之曰必勝而後返如不用命吾先斬汝矣鏖戰數

十合積屍布野得馬數百匹楊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烏珠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初烏珠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又號鐵浮圖堵牆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是戰也以萬五千騎來諸將懼先臣笑曰易爾乃命步人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既相聯合一馬僨二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奮擊僵屍如丘烏珠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烏珠復益兵至郾城北

五里店初十日背嵬部將王綱以五十騎出覘敵遇之奮身先入斬其將鄂爾多貝勒敵大駭先臣時出略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衆欲少卻先臣曰不可汝等封侯取賞之機正在此舉豈可後時自以四十騎馳出都訓練霍堅者扣馬諫曰相公為國重臣安危所係奈何輕敵先臣鞭堅手麾之曰非爾所知乃突戰入敵陣左右馳射士氣增倍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地一鼓攻之捷聞上賜札曰覽卿奏八日之戰敵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

遣背嵬遊奕迎破敵鋒戕其將領實為雋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决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懷時上又遣内侍李世良詣先臣軍傳宣撫問賜金合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尋又賜錢二十萬緡半以賞復鄭州兵半以予宣撫司非時支使烏珠又率其衆併力復來傾兵十二萬于臨潁縣十三日楊再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敵遇再興驟與之戰殺敵二千餘人并萬户薩巴貝勒千户百人長茂穆可百

餘人再興死之張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烏珠夜遁郾城方再捷先臣謂臣雲曰敵犯郾城屢失利必回鋒以攻潁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貴既而烏珠果以兵十萬騎三萬來於是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敵陣自舞陽橋以南橫亘十餘里金鼓振天城堞為揺臣雲令諸軍勿牽馬執俘視梆而發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進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繼之敵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殺其統軍上將軍夏金吾失其名

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漢兒王松壽女真漢兒都提點千户張来孫千户阿里布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餘人獲馬三千餘匹及雪護闌馬一匹金印十枚以獻爲珠狼狽遁去副統軍尼雅滿貝勒重創輿至京師而死十八日張憲之將徐慶李山等復捷于臨潁之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先臣上郾城諸捷上大喜賜詔稱述其事曰自强敵入冦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戰曾未聞逺以孤軍當兹巨

孽抗强勇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復詔賜錢二十萬緡以犒軍是月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敵于絳州垣曲縣敵入城復拔之擒其千户劉來孫等一十四人獲馬百餘匹及器甲等又捷于沁水縣復之斬敵將阿布納千户李貝勒死者無數又追至于孟州王屋縣之邵原漢兒軍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六十餘人降又追至東陽敵棄營而去追殺三十人獲其所遺馬八

匹衣甲刀鎗旗幟無數又至濟源縣之曲陽破髙太尉之兵五千餘騎屍布十里獲器械槍刀旗鼓甚衆擒者八十餘人髙太尉引懐孟衛等州之兵萬餘人再戰又破之敵死者十之八擒者百餘人得馬驢騾二百餘頭髙太尉以餘卒逃又敗之于翼城縣復翼城縣又會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于河南府又捷于永安軍中原大震先臣上奏以謂趙俊喬握堅梁興董榮等過河之後河北人心往往自亂願歸朝廷臣契勘金人近累敗

衂敵將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敵衆尚徘徊於
京城南壁近郤遣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
機金人必亡之日茍不乘時必貽後患檜沮之第報楊
沂中劉錡新除而不言所遣先臣獨以其軍進至朱仙
鎮距京師纔四十五里烏珠復聚兵且悉京師兵十萬
來敵對壘而陳先臣按兵不動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
奮擊大破之烏珠奔還京師先臣遂令李興檄陵臺令
朱正甫行視諸陵輯永安永昌永熙等陵神臺枳橘柏

株之廢代者補而全之先是先臣自紹興五年遣義士
梁興敗金人於太行殺其將馬五太師及萬户耿光禄
破平陽府神山縣遣張横敗金人於憲州擒嵐憲兩州
同知及岢嵐軍事判官遣高岫魏浩等破懐州萬善鎮
又密遣梁興等宣布朝廷德意招結兩河忠義豪傑之
人相與犄角破敵又遣邊俊李喜等渡河撫諭申固其
約河東山寨韋詮等皆斂兵固堡以待王師烏陵思謀
敵之黠桀也亦不能制其下但諭百姓曰毋輕動俟岳

家軍來當迎降或率其部伍舉兵來歸李通之衆五百餘人胡清之衆一千一百八人李寶之衆八千李興之衆二千懷衛州張恩等九人相繼而至白馬山寨首領孫淇等敵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秉義郎李清及崔虎劉永壽孟臯華旺等皆全率所部至麾下以至敵將之腹心禁衛如龍虎大王下噶克察千戶萬勇之屬及張仔楊進等亦密受先臣旗牓率其衆自北方來降韓常又以頼昌之敗失夏金吾金吾烏珠子壻也畏罪

不敢還屯于長葛密遣使願以其衆五萬降先臣遣賈興報許之是時敵將動息及其山川險隘先臣盡得其實自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豪傑期日興兵衆所揭旗皆以岳為號聞風響應及是朱仙鎮之捷先臣欲乘勝深入兩河忠義百萬聞先臣不日渡河奔命如恐不及各齎兵仗糧食團結以俟先臣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拜而候之者充滿道路敵所置守令熟視莫敢誰何自燕以南號令不復行

烏珠以敗故復簽軍以抗先臣河北諸郡無一人從者乃自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先臣亦喜語其下曰這回殺敵人直到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時方畫受降之策指日渡河秦檜私于金人力主和議欲畫淮以北棄之聞先臣將成功大懼遂力請于上下詔班師先臣上疏曰敵人巢穴盡聚東京屢戰屢奔銳氣沮喪得間探報敵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强弱已見時不再來機難

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疏累千百言上亦
鋭意恢復欲觀成效以御札報之曰得卿十八日奏言
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
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楊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
有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檜聞之益懼知先臣之闕
乃先詔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各以本軍歸
而後言于上以先臣孤軍不可留乞姑令班師一日而
奉金書字牌者十有二先臣嗟惋至泣東向再拜曰臣

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非臣不稱職權臣秦檜實誤陛下也諸軍既先退先臣孤軍深在敵境懼烏珠知之斷其歸路乃聲言將翌日舉兵渡河烏珠疑京城之民為先臣夜棄而出北遁百里先臣始班師父老人民大失望遮先臣馬首慟哭而訴曰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敵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遺噍類矣先臣亦立馬悲咽命左右取詔書以示曰朝廷有詔吾不得擅留勞苦再四而遣之哭聲震野及至蔡有進士數百

輩及僧道父老百姓坌集于庭進士一人相帥叩頭曰某等淪陷北庭將逾一紀伏聞宣相整軍北來志在恢復某等跂望車馬之音以日為歲今先聲所至故疆漸復强敵鳥奔民方室家胥慶以謂幸脫險患忽聞宣相班師誠所未諭宣相縱不以中原赤子為心其亦忍棄垂成之功耶先臣謝之曰今日之事豈予所欲哉命出詔書置几上進士等相帥歴階視之皆大哭相顧曰然則將奈何先臣不得已乃曰吾今為汝圖矣乃以漢上

六郡之閒田處之且留軍五日待其徙從而遷者道路不絶今襄漢多是馬方烏珠夜棄京師將遂渡河有太學生叩馬諫曰太子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烏珠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精兵十萬京師中外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不然自古未有權臣在内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以愚觀之岳少保禍且不免況欲成功乎生蓋隂知檜與烏珠事故以為言烏珠亦悟其說乃卒留居翌日果聞班師議者謂使先臣得乘是

機也以往金人雖强不足平也故土雖失不足復也一簣虧成萬古遺恨先臣既還敵人得伺其實無所忌憚兵勢漸振向之已復州縣又稍稍侵寇先臣抑鬱不自得自知為檜所忌終不得行其所志用兵動衆恢拓土宇今日得之明日棄之養寇殘民無補國事乃上章力請解兵柄致仕上賜詔謂其方資長筭助予遠圖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請不許奉詔自廬入覲上問之先臣第再拜謝敵人大擾河南分兵趨川陜上命先臣

應之以王貴行八月以趙秉淵知淮寧府敵犯淮寧為秉淵所敗又悉其衆圍秉淵先臣復命李山史貴解其圍敵再攻潁昌上命津發人民於新復州軍據險保聚韓世忠捷于千秋湖命以蔡州軍牽制九月敵犯宿亳命控扼九江又付空名告身自正任承宣使以下凡四百八十一道以激戰功冬十月川陜告急復請益兵以董先行又命廣設間諜誘契丹諸國之不附烏珠者十一月命益光州兵援田邦直敵聚糧順昌將寇唐鄧入

比陽舞陽伊陽諸縣命捍禦隄備是冬梁興在河北不肯還取懷衛二州大破烏珠之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

紹興十一年辛酉歲年三十九

援淮西召赴行在除樞密副使賜金帶魚袋銀絹鞍馬等帶本職按閱御前軍還兵柄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謚張憲事殁

春正月諜報敵分路渡淮先臣得警報即上疏請合諸

帥之兵破敵未報十五日烏珠韓常果以重兵陷壽春府二十日韓常與敵龍虎大王先驅渡淮二十五日駐廬州界邊報至行在上賜御札曰敵人已在廬州界上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其軍後詔未至先臣竊念敵既舉國來冦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敵必奔命可以坐制其斃二月四日既遣奏復恐上急於退敵又上奏曰今敵在淮西臣若擣虛勢必得利萬一以為冦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相度形勢利害以議

攻卻且敵知荆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敵罔測至是上得乞㑹兵奏大喜及得擣虚奏果令緩行是日又得出蘄黄之請益喜手札報諭以為中興基業在此一舉初九日先臣始奉初詔時方苦寒嗽力疾戒行以十一日引道先臣猶謂大軍行緩親以背嵬先驅十九日上聞先臣力疾出師賜札曰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烏珠聞先臣之師將至與韓常等俱懲潁昌之敗望風

遽遁遂還兵于舒以俟命上賜札以先臣小心恭孝宗皇帝嫌諱不敢專輒進退為得體烏珠用酈瓊計復窺濠州三月初四日先臣不俟詔麾兵救之次定遠縣烏珠先以初八日破濠州張俊以全軍八萬駐于黃連鎮去濠六十里不能救楊沂中趨城遇伏僅以身免殿前之兵殲焉敵方據濠自雄聞先臣至又遁夜踰淮不能軍夏四月遣兵捕郴賊駱科又遣兵援光州自朱仙鎮之機一失敵勢浸橫暫卻遽進不可復圖隄防攻討皆無預於

恢復之計柘臯之戰能拒敵人之鋒而已中原之事未可議也十年冬司農少卿高穎慷慨自陳欲裨賛岳飛十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馬為攻取計梁興不肯南還復懷衛二州絶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然竟亦無所就敵人之强自若既而秦檜竟欲就和議患諸將不同已用范同策召三大將論功行賞先臣至行在二十四日授樞密副使加食邑七百戸實封三百戸特旨位在參知政事上賜金帶魚袋銀絹等視

宰臣初除禮先臣奏請還兵二十七日罷宣撫司皆冠
以御前字五月十一日詔韓世忠留院供職俊與先臣
並以本職按閱軍馬措置戰守同以樞密行府為名撫
定韓世忠軍于楚州先是先臣少俊等十餘歲事俊甚
勤紹興改元有李成之役俊既叨先臣之功得逭其責
甚德先臣且服其忠略屢稱薦於上其後二三年間蕩
二廣江西之劫冦復襄陽六郡之故疆不淹時而大功
立時論許予寘諸將右上亦自謂得人傑行賞不計其

等擢之不次之位俊頗不平四年敵犯淮西俊分地也怯敵不肯行宰臣趙鼎責而遣之至平江府又辭以墜馬傷臂鼎怒命一急足領之出關且奏請誅俊以警不用命者既又以無功還先臣渡師一戰大捷解廬州圍上竒其功畀以鎮寧崇信兩鎮之節俊益恥之及先臣位二府正專征天下稱三大帥與俊體敵俊忿疾見於辭色先臣益屈已下之數以畀辭致書於俊俊皆不答楊么平先臣又致書獻俊樓船一兵械畢備俊受船復

不答先臣事之愈恭俊横逆自若至七年恢復之請大合上意札書面命皆以中興之事專畀先臣又所賜褒詞每有表異之語如曰非我忠臣莫雪大恥卿為一時智謀之將非它人比朕非卿到終不安心甚者謂聽飛號令如朕親行俊見之常憾其軏已有意傾之是歲淮西之役先臣聞命即行途中得俊咨目甚言前途糧乏不可行師先臣不復問鼓行而進故賜札曰卿聞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遄其行非

一意許國誰肯如此俊聞之疑先臣漏其書之言於上歸則倡言於朝謂先臣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或勸先臣與俊廷辨先臣曰吾所無愧者此心耳何必辨及是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嘗以謀刼敵使敗和議忤檜承檜風旨欲分其背嵬謂先臣曰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軍朝廷意可知也先臣曰不然國家所頼以圖恢復者唯自家三四輩萬一主上復令韓太保典軍吾儕將何顔以見之俊大不樂比至楚州乘城行視俊顧先臣曰

當修城以為守備計先臣曰吾曹所當戮力以圖尅復豈可為退保計耶俊艴然變色遷怒於二候兵以微罪斬之韓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來楚州必分世忠之軍且曰本要無事却是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擇酷吏治獄將以扇揺誣世忠先臣歎曰吾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為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大懼亟奏乞見投地自明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明日宰執奏事上以詰檜且促具著獄於

是著止坐妄言追官杖脊黥流吉陽軍而分軍之事不復究矣俊於是大憾先臣及歸倡言於朝謂先臣議棄山陽專欲保江且密以先臣報世忠事告檜檜聞之益怒使諫臣羅汝楫彈其事初檜不欲宗强先臣乃建資善之請檜擠趙鼎而黜之先臣獨對衆歎惜與檜意俱不合已深惡之及檜私金人主和議先臣慷慨屢上蕩平之策以恢復為已任入覲論和議則斥相臣謀國不臧表謝新復河南赦則有唾手燕雲等語旨意大異上

賜以手書諸葛亮曹操羊祜三事先臣恭書其後鄙曹操之為人酷虐變詐且曰若夫鞭撻强悍尊主極安宗社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至敵人渝盟上劄付檜奏於先臣先臣讀之見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說惡其言飾姦罔上則又恚駡曰君臣大倫比之天性大臣秉國政忍面謾其主耶檜自是旣憾先臣之非已又懼其終梗和議忤金人意謂先臣不死已必及禍遂有必殺先臣之念日夜

求所以誣陷之者先臣亦自知不為檜俊所容屢請解兵避之不許始檜議和諸將皆以為不便檜知張俊貪可以利動乃許以罷諸將兵專以付俊俾賛其議俊果利其言背同列而自歸于檜檜深感之至是得俊語復投其所甚欲乃日召俊與謀共危先臣以万俟卨在湖北嘗與先臣有怨故風卨彈之卨尤喜附檜願効鷹犬章再上不報又風羅汝楫章六上又不報會先臣亦累抗章請罷樞柄上惜其去以詔慰之曰曾居位之日幾

何而丙間之章踵至無亦過意為之憮然先臣力辭八
月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恩禮如舊制詞有奮
身許國彰趙士之曼纓勵志圖功撫臧宫之鳴劔表先
臣之志始終不替也於是檜俊之怨未已密誘先臣之
部曲以能告先臣事者寵以優賞卒無應命又遣人伺
其下與先臣有微怨者輒引致之使附其黨否者脅之
以禍聞王貴嘗以頳昌怯戰之故為臣雲所折責比其
凱旋先臣猶怒不止欲斬之以諸將懇請獲免又因民

居火貴帳下卒盜取民蘆筏以蔽其家先臣偶見之即斬以徇杖貴一百檜俊意貴必憾先臣父子使人誘之貴不欲曰相公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茍以為怨將不勝其怨矣檜俊不能屈乃求得貴家私事以刼之貴懼而從時又得王俊者嘗以從戰無功歲久不遷頗怨先臣且位副張憲屢以姦貪為憲所裁與憲有隙俊本一點卒始在東平府告其徒呼于等罪得為都頭自是以告訐為利不問是否自出身以來無非以告訐得者

軍中號曰王鵰兒鵰兒者擊搏無義之稱也檜俊使人諭之輒從於是檜俊相與謀以為張憲貴俊等皆先臣之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而因及其父子庶主上不疑張俊乃自為文狀付王俊妄言張憲謀還先臣兵使告之王貴乃使貴執憲以歸于己是時俊附檜黨檜方專國擅權威動人主風旨所向無敢違忤是非黑白在檜呼吸間自非守道不屈之士未有不折而從之者故貴等唯其所使憲未至張俊預為獄待之屬吏王應求請

於俊以為密院無推勘法恐壞亂祖宗之制俊不從親行鞫煉使憲自誣謂得臣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血無全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以獄之成告于檜十月械憲至行在下之棘寺十三日檜奏乞召先臣父子證張憲事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動揺人心不許檜不復請十三日矯詔召先臣入臣雲亦逮至據三朝北盟集先臣飛傳前一夕有以檜謀語先臣使自辨先臣曰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義萬一不幸亦何所逃明日使者

至笑曰皇天后土可表飛心耳初命何鑄典獄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不知所問第譁言先臣父子與憲有異謀又誣先臣使于鵬孫革致書于憲貴令之虚申探報以動朝廷臣雲以書與憲貴令之擘畫措置而其書皆無之乃妄稱憲貴已焚其書無可證者自十三日以後坐繫兩月無一問及先臣卨等皆憂懼無辭以竟其獄或告卨曰淮西之事使如臺評則固可罪也卨喜遽以白檜十二月十八日始劄下寺命以此詰先臣卨

先令簿録先臣家取當時御札束之左藏南庫欲以滅
迹逼孫菫等使證先臣逗遛而往來月日甚明竟不能
紊乃命評事元龜年雜定之以傅會其獄會歲暮竟不
成檜一日自都堂出徑入小閤危坐終日已而食柑以
爪畫其皮幾盡良久手書小紙令老吏付獄中遂報先
臣死矣蓋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年三十有九其具獄但
稱以衆證結案而先臣竟無服辭云憲與臣雲俱坐原
幕屬賓客于鵬等坐者六人獨參謀薛弼嘗有德於卨

為憲湖北時檜在永嘉曰又嘗從檜遊且恭奴事得其歡心及在幕中知檜惡先臣動息輒報得不坐遷先臣家族於嶺南與張憲並籍沒貲産檜使親黨王會搜括家無儋石之儲器用惟存尚方所賜之外無有也初先臣之獄檜以忌怨成隙待先臣以必死何鑄既明先臣無辜失檜意遷鑄執政而俾使敵實奪其位卨自請任其責乃擢之為中丞專主鍛鍊獄之未成也大理丞李若樸何彦猷以為無罪固與卨爭卨即日彈若樸謂其

黨庇先臣與彦猷俱罷大理卿薛仁輔亦言其寃狀卒以罪去知宗士㒟請以百口保先臣卨劾之竄死于建州布衣劉允升上疏訟其寃下棘寺以死王俊以告訐自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超轉正任觀察使姚政龐榮傅選等以傳會遷轉有差後王俊離軍檜猶不忘之授以副總管從者賞違者刑茍知避禍無不箝結奉承時董先亦逮至檜恐其有異辭引先面諭且甘言撫勞之曰毋恐第證一句語言今日便出先唯唯檜使大程官二

人護先至獄中先對吏果即伏遂釋之不逾半刻據趙牲之

中興遺史 唯樞密使韓世忠不平獄成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因力爭檜竟不納先臣死洪皓時在敵中馳蠟書還奏以為敵所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者唯先臣號之為岳爺爺將帥聞其死皆酌酒相賀曰和議自此堅矣他日皓還朝論及先臣死不覺為慟上亦素愛先臣之忠聞皓奏益痛悔焉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

皆為流涕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檜云査籥甞謂人曰敵自叛河南之盟岳飛深入不已檜私于金人勸上班師金人謂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為信沈尚書亦謂先臣霖曰先臣之忤張俊也以康忤秦檜也以忠俊方厚貲而先臣獨清檜方私敵而先臣獨力戰此所以不免也時以為名言

金佗稡編卷八